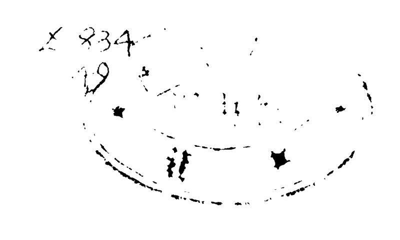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李于鱗

蕭寺握手邈若河山既别之後意更深矣舟中忽忽無可與語者凡所接類作貴人態盤折戚施相寒温而已

近天津迅雨乍過波濤人立遠不見天茫茫盡白獨立舵際神王氣豁悵然不挈于鱗共賞也已命酌盡一斗則取于鱗長篇十絶為曼聲歌之浮雲不流魚龍若竦稍間復蹙而按之悲風颯來不能自禁泣數行下嗟乎顒仰上下人代河山倏忽咫尺得其幾何三十之年僕垂及矣肝膽委折僅一于鱗又焉别也倘令僕或懸耕釣僕來執事或遂厭承明縱有流水之思誰為吐也亦復誰憐之者遊子悲故鄉丈夫乃志四海假令與于鱗

周旋雖絶胡貉導非人之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今向桑梓逐高陽故交為鬬鷄六博之觀焉在適耳目也予相每每志援桂樹僕故怪之亦云此尋萬里比鄰誰謂不達必要神賞而廢相親則鍾子期没伯牙何為不鼓琴也人歸甚迫兼有薄冗任筆見憶殊乏詮次二君長歌雖警句時發大要多散緩可商耳前逐少間亦欲了此事也

又

會陳生始得拜足下文也其辭瑰偉麗特亡論僕守之可遂終身矣文致自陳生生不識謂為何等語此亡怪也足下所譏彈晉江毘陵二公及其徒師稱而人播此蓋逐影響尋名跡非能心覩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輸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吳下諸生則人人好褒揚其前輩燥髮所見此等便足衣食志滿矣亡與語漢以上者其人與晉江毘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駡獻吉云獻吉何能為太史公少陵氏為渠剽掠盡一盜俠耳僕恚甚

乃又笑之不與辨嗚呼使少有藻偉之見可以飾其說僕安能無辨也夫獻吉盜太史公少陵氏而不怨也吳子輩尊二君子二君子不知也僕甚怪公實持吾輩五作徧示人人那可與語適自辱矣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俟識其甚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為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燕齊吳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

七載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于鱗于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母易而身子相病告子與乞使星散颷忽知足下之不快或望符竹大非予懷伯承計已到規之勿令入他道近作可時置郵書中來僕亦一二請正

又

春時卧江城中得順德守報悵望殺不欲北後稍知于

鱗乞之太夫人小備甘旨勝長安米時也島寇遍吳越倉皇挾母子兵戈中敝廬幸不燼耳老父日夜援桴鼓奔命改暑及寒未得一熟合眼國家之難僕私獨深七月中理楫遇明卿維揚放歌謔浪頹極傾倒明卿大長進非吳下蒙也子相出逆予高郵遂與偕抵其廬痛飲三日子相信于鱗與僕殆如韋馱天王護法到處皆是渠構別業蓮花池旁坐起萬卷大未有來意奈何之京應酬種種欲息無端一行入曹便爾堆案子與數相過

慰藉杯酒睨視黯然河山間有二三談者所謂異方之樂徒令人增悲耳汪正叔飛鳥依人魏生志意漸强亦落寞中一助也聽傳郡政大嘉向贈我伊周屈宋語非一小試邪曹署眼底人側目我輩謂于鱗向文稱某子甲行酒相笑為此得罪僕亦甘之况其他乎仲夏初子與岌岌幾有青瑣之行恐僕失子與亦恐子與自失茂秦可策蹇衛一叩齋閤否此老得無戀王門醴邪呵凍附書此意蓄育千緒不能遂悉知之當同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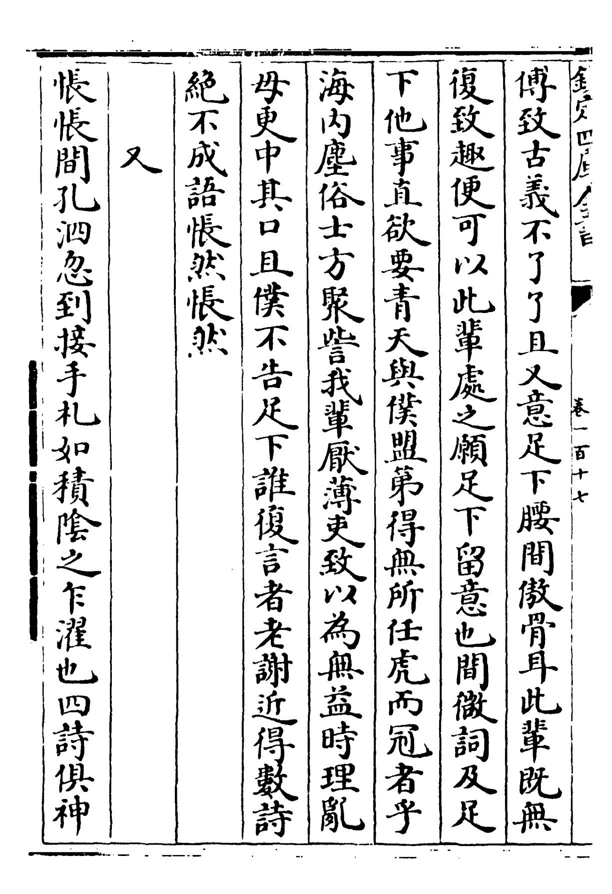
前書殊不悉荅聞夏時訟庭寂然推案携數卷息郡圃中此致可想也僕行復及之第得與足下接壤足耳道傍謦折固非我輩事足下名太高恐或借此側目稍柔之亦無以氣加足下者僕五載爲郎近乃親刀筆得訊諜不可了了時覩譏駁一大笑耳家大人方屬人手掌中不得不低眉愁如調饑無可自醒安能致君家苦流磊塊也足下駡我悪少年不知慕許觧元悼亡者果何

人哉然所謂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朞產小解意秉燭
侍筆研間竒思煜煜不無助耳張令信佳士毋論見著
作即口僕巳自佳吳下諸蒙政若八百人俱逑陰陵道
者然一俞允文能熟建安以上詩便許僕天下士知否
在彼何與乃公為我謝張令世間有劉備耶子與益駸
駸然不可無僕也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足下二語當置
之肖臆子與處得讀新作可謂無長矣丈須草非倉卒
可就冗間極成七言長篇絶亦不便可就三月為期終

無負也

又

春來訊牒曰有二三皆手自傳獄足下亦大苦盈廷造化小兒忌足下與僕甚摩弄之耳政何關柄人也不能五日不會徐生順甫從旁史我高山之感差不令斷絃也太夫人板輿周郡中園耶小娃摘紫房挂頳鯉為壽當可無念我輩亦聞馬使似小有言昨縷縷為陳語足下固知愛影響然不能於流外相顧也謂考丞倅語多



傳致古義不了了且又意足下腰間傲骨耳此輩既無復致趣便可以此輩處之願足下留意也間徼詞及足下他事直欲要青天與僕盟第得無所任虎而冠者乎海內塵俗士方聚訾我輩厭薄吏致以為無益時理亂毋更中其口且僕不告足下誰復言者老謝近得數詩絕不成語悵然悵然

又

悵悵間孔泗忽到接手札如積陰之乍滌也四詩俱神

境煜然無容談者往日裁書都不詳盖子與久已得之不肯為足下盡言後連致籍籍皆擲人耳便欲付之濁涇安能恝然令後世笑僕哉海内豪傑僕與于鱗曩時醉心幾欲奉掃除之役自覩小進猶甘鴈行柰何一旦至此使僕抱獨愁天地間竪儒謂文人如于鱗何既復惟之于鱗高潔脩介非一事相試也曹中同舍室若懸罄而吾幸有餘禄足以相推竟無所及又能辨取予毫髮僕與子與慮慮足下時格少耳殊無計及此者且使

果以此言妄耶傳者惡于麟耶亦宜必有一二誤于麟及于上下多忤者不宜置不問也伯承視足下及僕僅杯酒然諾交靳喻事起足下過僕彈指出血刺刺不休也伯承竟懲創收桑榆耳于麟自忘之耶子與至以石衛尉郭代公為解僕甚怪不類且證足下矣太史公貧其於貨殖傳津吐曲析然不聞羅畢誅遠即建安開元諸君近即何李其人多傲睨世人爭欲甘心焉亦無當此名沒齒者于麟即不諱何以下見數君子耶方擬馳

急足專報足下且以為訣使來良快于鱗果暮夜無歎僕雖為割肝折髓必有報于鱗斷不獨身從長安中貴人也老謝此來何名狼狽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我五子哉且不輕用常人態責于鱗彼不記遊燕集中力真負心漢遇虬髯生當更剜去左目耳生平交好叛潰殆盡僕唯仗醇酒一澆磊塊要成送几文及十絕情思昏昏且遂欲從吏人牘不及作少緩數日必無負也

又

得足下書知巳而張户曹良悲哭公實詩讀之夜愀然聲者非其神泣耶乃此子足死矣諸懐靡不絶塵清秋偃蹇向中原悲壯哉吏二語老杜畢世不曾拈出齊使報書戰國策第一編也斗酒佐風如戛金石巳復緘匣中吾二人共之耳足下豈其從汲冢得而以詠余也明卿雄沈子相朗秀格格不相下吏私求證於我不能不為吴左袒子與驟出詠城社中言大為二少年嫚駡彼非沈船破甑者終當穿鼻耳眇君子死未耶即不得李

絕書吾二人飛諸懷數章亦當悉入地且乞公實哀挽鴻毛矣更旬日僕可望燕趙間一輶于廷尉時獨趙韓厲鬼彼沾沾無冤民即卒死寧無浩然挂冠哉奈王生戀却長安米何也足下可嘉平前發足吾為治傳城西寺中鄭致苦來十日轟飲袖匕首劃青天足下徐易衣冠九賓會不亦大快矣耽耽摸金中郎虎率以聽足下無害

又

丞來復得書及復陶知足下暫駐恒會比益不遠心怦怦然殆甚足下丞屈指行日移更得前否世貞夢寐已作掐提促膝狀神思飛越歲安得併晷而暮也足下再語許趙州卞生泣其璞耳其人雅潔鮮偶世貞頗於調外識之獨詩律少所詣契二生往往誇其一言以佐酒謔余弗能救也盧柟何所往其人可與偕來否

又

日踟躕偶坐侍足下甚望足下過諸貴人也而乃病耶

貞牢妬我甚西山爽氣度亡能辱眉間色或心旌搖搖
踰旬注耳夜卧寒栗遂成此四絶聊以請質毋玉而音
慰問諄至怳若挾纊子其加餐予亦强飯

又

掐提戀戀殆難為去哉覺懽然而神飛也東趣檀二尊
人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聞邢
州大夫輙惝怳自失身不能拆而兩觸者視足下影則
巳中妬之矣又數日抵漁陽漁陽古稱俠地突騎精銳

聞天下乃今稍異焉其士民多文弱土風淳細蔚然桑麻被野環城饒竒山水足自適也間者一命駕焉忘二三君子之不在側為語觸舌而止因大悲吁濁醪澆之矣足下知事近變耶明卿坐傫薄譴愈益沾沾自喜徐生駕矣子相岐足長安門中外耳浮議籍籍以足下與僕渠魁焉竟無奈我輩何也則何可以不挂冠見貽家君文及七言一律四絶句幸甚早發善飰自愛

又

從上谷還家君使人來致足下書也且拜衣及鏡之賜家君書謂余即不敢以諸侯庭實侍于鱗破例受之矣賜我七言雄壯沈鬱四五言無所不妙然姓名長借客蹤跡竟疑人即使僕自道亦遂不能易此一字一味矣城西子相出宿涖然而別吾誇之太行遊彼色飛也今已抵河間七月望後可得詰邢于鱗先期為我檄諸令以牘來傳即之邢明日可就讞畢急欲拜太夫人前為壽且就見蔡姬也子與失雛可憐彼所遊地暴骨矣吾

甚危之

又

某此身衷案牘無復餘致日夜望而苦來釋我胡尚寥寥也尋當益南粗治趙定獄便可握手昨理髮忽得三十莖許白者為之愁然昔人揮霍尺璧而裙拾寸陰即不肖豈其以輦上君子鬬蜉蝣之歲哉恐一旦遂不得後足下東馳漁陽放令支出上谷與隸雜走委蛇千里具如于鱗言然不大奇拓一二佳語亦是人間所有耳見

當知之于鱗毋怪高生世殊不乏此使者近矣邢大夫將不視紫氣為白虹也雖然使者亦心動栢人置耳昨急足報書丈叔念我背痒也則余亦念蔡氏痒妄希老麻姑鳥爪容方平鞭之否聊以佐足下鼓掌

又

洺魏風物非下覺邢州自妍也張守日擊牛酒為驩令人邑邑耳上計得請具金紫前壽太夫人良慰足下郡樓之作聊以塞命殊不鏗鏗奘侍御信來邉地羽檄旁

午夜寐不着枕促奴冉問信老親矣二生慕足下不淺見便輸吐飛鳥依人可憐可憐

又

推鹿舉白賦十二體鷓鴣氏之樂也無復再矣從月中仗醉别于鱗甚易既醉摇擲累日不復可遣念于鱗擁蔡姬時也能無一二齒某哉老盲騎而追我於館陶呵責良久唯唯謝洗心以從二三子不復能作態去矣雍奴流潦際天宛然澤國也一錢買兩巨螯大足佐酒時

時取于鱗詩薦之耳

又

日卧起泥塗中無復望于鱗間矣泗如從天而下出于鱗書嬋媛良至已又開緗素則有萬金者五焉跪讀所贈文而知于鱗治于王生也其稱東方之利害悉矣奏于鱗詩白雲從西北起也大風泱泱乎而雨隨之矣甚矣哉于鱗之于僕也即古所著屈宋蘇李揚馬甫白之儔或才力小讓或時代鮮接或肝膽尚乖或酬和未廣僕

固不可就拳于鱗然恐一時之盛徑絶今古衆口謡詠便成丘山要在身後亦復何害太夫人大佳駒不廢學旦夕許相國良善于鱗已出按三輔諸生中即有能如何武誦于鱗詩者否僕見憎造物頃為此官諸貴人揩眼相看然盜賊小屛五家之良頗效麾下多握巡篆乃致譏駁紛紜難奈耳泗言秦中數震不休于鱗佳睇中毋疑蔡姬蕩耶僕尚不令嫃孺輩來嘉幣敢拜解衣之惠餘不多及

又

泗來則携登華諸篇至也一再讀之覺玉女羣峰窈窕在目蓮花芬襲人也毋論足下詩即記自應劭漢官儀叙封禪而上無似者千古第一記耳龍城生不亦五尺童語哉僕嘗道東嶽以非所偕食頃而返不復吐一語蓋有待也如足下竟未東身挾尺牘寸脯信宿耳足下書戚欲歸云請之兩臺不可則欲自投劾泗亦云然僕六尺身不能自了在人鼻息間安能與足下出處雖然

竊謂足下非計也太夫人尚壯而足下貧須禄養今幸為慱士師差自强不受濕東胡遽厭罷也歷山之田瘠而諸罷歸者介於都會監司守相之間不良止也則未足以辱足下耕明卿為郡佐頗一再得其耗二三大夫如王新甫淩汝成者雅亦相推轂可念閒飯時思子與手板子相狀不覺失笑錯飯耳造化窘我甚矣推案日復盈庭泗亦畧見之雖成一詩報足下從此中出那能佳也

又

政為明卿邈邈閒足下二歌忽飛來一字一淚也更復作鮫人一淚一珠耳宛轉慷慨靡所不極快哉快哉夜鼓動取足下歌朗誦之泣數行下已呼酒一斗伸紙倚和條忽成篇出省簷楣間星斗來親人也時未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頡頏耳明卿足謫矣具健足裹三月糧須足下書至即發也

又

劇暑勞使者道路間殊愧念之足下善病乃爾耶强飲

輔藥自愛世貞在人齒頰間不能徑行以擬足下秦中

比尚有十日佳足下病已能一行乎非世貞所敢望然

竊欲有所言乃已耳仲蔚菰蘆中想大得佳夢書當為

致之

又

不轂遂買舟北矣美疢蟬綿終虐君子招提之訪竟不

能待天寔為之謂之何哉倘回光下燭賴遂伏闕之請

足下雖高枕物外僕避世墻東尚得托跡鱗羽揚扢素懷如其不然可訪我於夜臺之側也于鱗于鱗與言至此腸不寸斷丈夫窮矣二章𠤎與之微非夸父可逐裁篇咏言能無關於方寸業已置不復和既念吾二人遂判千古悲歌可以當哭幽憤欝浡安為留之胷腹間作磊磈耶其不佳固耳玉玦一丸硯一以奉君子衣几之御玦訣也硯見也既以為訣終願相見

又

燕中食指繫桂玉行盡家大人用獄少紓責僕南還拮据旦夕之計不謂抵家風火未定旋中非常之耗併日而北且詢且前方寸蝟磔度河知有宏貸始敢稱人然氣力憊無復餘耳家弟出足下槖中書備友朋之旨金石鏗然又詩六章規風矩騷靡所不致即令他人讀之不自已何況僕哉足下念我如此持此而死可也太夫人萬福千里騰踔日異於杜門為佳耳

又

泗殊僕僕也千里徒步將足下命以訪溝瀆之餘世貞甚愧見之已從泗得太夫人起居千里日上蔡姬無恙為慰伏時曾具書并數詩托臨淄人致之不謂竟浮沉也足下書辭廓落兮而無友生讀之令人於邑然故杜門自苦耳又云卧床蓐且百日足下胡善病乃爾故當不足造化所耶然何以在人間令宗梁先驅也世貞比日益困甚屬甘泉旦夕竹宮之釐可覬暫貸回光遂未有期也猶爾奄奄氣息方知汨羅老生大是誣死十絕

歌之燕城拉攞矣田居縱不乏比興何所取足下長日哉泗促報書甚急不能屬草俟獄小定當顧人上候并有所致不一

又

太夫人萬福駒何似往朝城令所遣信來草草附報歲暮始得足下六月書幸不遂浮沉然亦艱矣諸篇熟讀至丙夜呼酒盡三大斗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僕生世不諧竟為僇民獨幸得一當作者而南北間之咄嗟安能

更坐于鱗白楊顛僕把樹根兩面孔相對也順甫小從足下唱酬便自超日撻求楚不可得矣家季遂荷不惜齒牙殊沾沾彼雖王山人令弟在初果念念作佛不求菩薩觧脫兩足尊何以尊之來書謂謝少安李伯承奮蕞作者波及吳徐又言伯承肖中一片某君某君何人作何狀寧為鷄口毋為牛後吾鄉亦有一兩公來相要問此事吾不許也獨張幼于輯吾兩人往返詩擬刻之意差得强耳張又為二君篇其貽書俞仲蔚令石于鱗

所草乃公傳曰天下文章盡在此矣僕甚賞其知言子與偶中蔞斐極細不欲出坐簿書婆娑髮行盡白頓釋之不大瘉快哉一衣帶水浮家汎宅往來饒有逸致益重思足下今往奉答及寄題白雪樓各二律試為置壁間令順甫讀之何如吾戲語黄淳父李于鱗日欲飲長江渠言有足下十萬横磨劒毋慮也孫仲謀抗曹公楮尾云如公不死吾何得安此雖讐敵不可不謂知巳也一笑

又

僕與于鱗隅何啻人間世哉所恃一書耳子與歸始得手教讀之若濯醍醐不覺蹈舞應節諸篇種種神境離資園羣蛋鬬珠最後出五寸明月又不費魯元七百觔金能無大逾快也吳城獻筆如巨塚然不敢有加於僕至翹首望于鱗直天上人耳子與甫得量移家計繼之造物豈亦有耳耶明卿晚始知宦拙癖落胸腹者計已消恐不無留滯人齒在渠與足下俱有佳兒子與柰何

奈何且立壁如長卿滿坐作文舉猶可念也汪中丞數藉存我自謂豈遽出魏濟南下哉計欲行世貞詩憶得舊有存没十六絶句其一云濟上諸侯才且賢能將玄草及生傳野人自愛名山好不愛區區一世憐以此辭汪矣于鱗為我一抵掌否所與從游者梁辰魚其人長七尺餘虬鬚虎顴能為詩若詞詞可伯仲王敬夫語僕東欲游海岱西登太華中間謁濟南生畢此死不恨矣僕喜其言敬以報足下外扇頭係率爾之作毋論其拙

可也

又

不佞則從徐兗州所寓足下書已又從熊按察所寓疏稿及詩當不復浮沉矣卧都門外招提五閱月而勘覆之疏始上當事者幸哀憐先君子予故官不佞凡弟亦始得稱人即以其日歸計取道安德而進要足下見於齊河敬謝芻者絮酒之情問太夫人萬福乃各出所欝積借君家苦薦之相與劇語竟日欲於海岱之間增一

勝色竟坐以不敢從傳車故所買羸其馭者能制我柄不欲使我異道且念僕先君子命久急當白之几筵恐家太夫人以迂徐見譴即無辭强從者躑躅南首不佞誠非人哉乃不佞五月掐提中能不以一字望足下知足下不欲通長安書今距濟上僅三百里而不能强馬首使東顧剌剌馬唯與人之誦是聽足下縱無望我寂寂鮀山不笑人乎世貞歸矣歸即奉所草先君子狀而以不朽之事干記室蓋先君子居平謂某明興百八十

年來文則已盛矣北地君吾所不易然至濟南則當與天下共推之嗚呼斯言時時在耳今所藉以慰先君子地下者非足下其誰哉敢以不腆之幣先容足下其幸毋拒而惠之言先君子死且不朽某凡弟亦死且不朽舍弟之急足下也甚於某不能自達其辭足下念之千里比入試神氣當自王足下尚避除目豈宰君畏阿游差勝薛廣德耶至鷄肋及不佞僅可發松栢間一慟耳足下既堅鑿坏之節而某又遲此命駕之興此生合并

似難然侯襄事後一二歲中當請於太夫人斷從足下天門日觀傍非虛語也吾曹友道邇來覺少衰又重之以某此舉後不為補過應便澌盡足下亦宜自强不一

又

盟門舟語昵娓至夜分猶恨其少别後忽忽如所謂見阿閦國一見不再見者歸偶二三子轉自悵悵獻歲剌促少佳況鄉里項領故可惡第不知足下折要時何如耳北來人傳時意欲以足下例我不免强舍弟一出答

其意如僕自是丘壑間物五官已缺何堪令世人描畫
耶子與得一握手否聞其爲客一日發七十函書六尺
之軀不自保受人役乃爾助甫書晨歎明卿三斥而夕
報當調令人鬱鬱一措大能弄筆墨何損眼鼻乃日理
抖斗時狀耶李相草先君志銘頗悉兩臺亦許爲請卹
襄事在冬矣當墓道樹七尺碑待足下言以不朽幸爲
我謝五日客鄭安平所謂三不可知者不肖蓋未嘗寢
食置焉其幸賜憐之汪中丞戚將軍輕舫過我沾沾得

御李君將軍提三尺遂不減吾輩七寸管前無衡陣足下亦相許否不腆野人之敬敢以塵記室四近體見鄙懐勿哂多狂奴態新詩乞令侍史一一録寄為屬

又

昨鄉人龔司訓者去為附數行計當已徹覽矣僕歸知足下治兵海上得無沾沾自喜燕頷耶得書具悉近况見念之切弟所謂七尺碑侍足下文久矣讀李將軍傳千載酸鼻知太史公必不以都尉曲筆其叙致獨詳於

長平冠軍寧無意也新詩計日益江南諸山水與足下
幸相值當自各奮其間獨恨少僕耳某公者名能好龍
沈生清狂士亦復與幕府周旋否除目至亦遂有不才
姓名使躑躅三輔随具一削乞休矣足下鴻𫛚吾便䠶
屈沈者自沈浮者自浮何關真我足下勉旃僕甚畏此
月如無恙從足下於西湖洞庭金焦間必不爽也

又

春杪司吏歸自汴忽拜所椷贈僕文及一詩不佞忛如

趙毋恤得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書齋三日而讀之齒頰
盡芬矣魏於汴外皋也分不當得文而又足下不相及
又不敢以文請足下故念我深毋乃非福乎哉始不佞
業已上書即堅卧而上書人至下邳為盜憯併書失之
妄頡迈徐相公聞而沾沾喜且笑我曰天意也書即上
如太宰何會適朞久狼狽抵任中涘公憐而不以吏事
見困然安能飽飯逐逐轅門且轉徙茗雪間矣自癸亥
來碧浪浮玉凡三我过而最後以冠蓋辱之忽忽殊自

悔無可奈何計故鄉一衣帶水小不佳便買舴艋徑歸矣昨歲見足下云食楊梅未盡一顆徑止又不甚稱西湖今年春霜甚楊梅樹若髠而棹西湖輒大風雨豈其移色於不佞也計足下食飫飫夷門塵中當轉媮快耳足下未遷僕且投轄子與咲虛言至今不得下咽吳生奉五寸管禦魑魅吾曹詞筆尚在百六可發一粲殷宗伯寄來義莊記遂刻意大類足下不負瑯琊一片石矣前承捐貺偶得良信輒用附謝并候承太夫人起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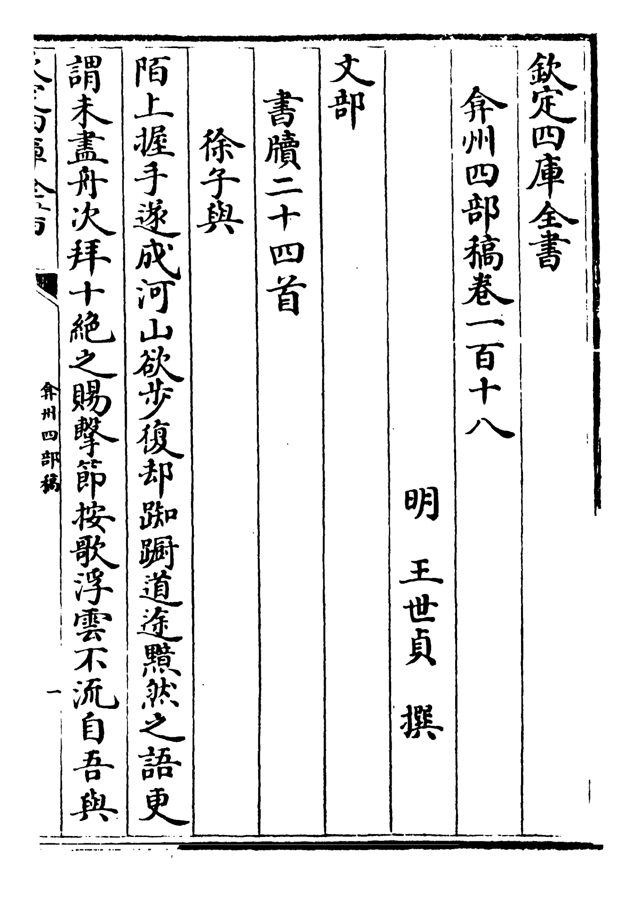
悉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笑僕自没於戚大將軍謂將軍僅能喉間喀喀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將非大將也僕時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多益善八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馬鳴悠悠斾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萬權鬬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視阿瞞及大耳兒

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覩此意恐不竟許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徐子與

陌上握手遂成河山欲步復却踟躕道途黯然之語更謂未盡舟次拜十絶之賜擊節按歌浮雲不流自吾與

于邂逅省署各薦其素竟諧為一于鱗實九合之海內名俊豈曰乏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曾未幾時茂秦却軌於鄴下公實返耕於南海僕亦從此逝矣吾子倘遂分司于鱗子相不益孤耶秋風蓴鱸政自漸迫僕非不厭京土非不思故鄉海內豪傑自少知我益稀不得不悲耳明春買舟候子於吳宮之側大劇醉也

又

別後再作書三君竟不得三君一紙也頗觖望白下之

行可更上否見即報子相遂拂衣其為人果銳必達僕甚畏之然令于鱗益孤矣此腐鼠當屬羣鴟亂鳴奪食不滿鵷雛笑也僕以十月後旬之淮昨始了此段業債酬接還往都無意味曩謂京塵眯漫汚人鄉里小兒作惡更劇宇宙之内何可着眼欲尋一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千古此語殊莫使外聞之拙作附覽

又

書來且讀五言一章悵然有餘悲矣吳中之約庶其可望弟某此身尚在羅網間雖清泠咫尺就釜則易耳吏憶掐提神傷之甚恒時作別不至是劇殆有驅吾涕淚者怪哉此得訊諜一目便了粗有餘日汎瀾前典區區得失不足復挂齒頰弟世事如此寧唯剎沭宇宙雖大無復着眼足下謂何谷永有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慮一旦傷尊慈强餙自歡然中多懣懣不下耳方欲疏乞病不識可否足下開二子別紙自悲也外古體奉贈以

當觧裝亮之

又

僕東治莫州牘得足下道書良慰諸詩大奇勝燕中汶汶故若二手計茲時巳出雲來活吾吳民矣于鱗主我於邢也手剌麋調蔡姬苦玉卮為壽醉分十二體各賦之至郡樓詩成覺太行嵯峨作欲壓城狀旋於黃榆馬陵置頓且命駕矣風雨如晦流潦縱橫直姤我哉秦中之役乃其人乍開眼當復盲爾不然海內如某者而猶

令之躑躅螬食之餘即業為老親不得遂掛冠昨取先後稿大芟洗得賦一卷四言古一卷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律四卷排律二卷絶一卷七言古二卷律三卷絶一卷雜文十一卷凡三十餘萬言足下以為何如道經吳門可屈使者尊重一訪仲蔚蓬蒿否吾刻其詩未完先上盧謝集髙士賛外疏稿三册足下莫或須之否

又

邇者附一書南歸人計當得達矣子相為致足下書及

詩因具起居之詳案牘良苦髮都白耶僕亦有二三十
莖許變者衰態侵尋故不免作有情癡耳晨見燕中信
僕乃得青州一老兵刀筆九歲復着黃皮袴褶稱主人
長槍大劍中真為羊裘所笑且從家君處覓過殘
歲便之鎮矣子相無恙詩思似小衰止大抵避名其如
吳狂何哉

又

昨一再書投足下未報也知旦暮吏牘良苦某以殘臘

辭二尊人接浙東首榖日抵青州任疲卒陳案無可開
眼居恒自嘲此僕當生債未滿也即一二加振刷小異
矣而燕中貴人舉售郝齒頰間幾入扃鐍子相外補矣
又欲削明卿籍其儔强庇之得免然沈浮無復上理足
下知之否吾坐此絶未携娘輩來日一飯一白粥從蘭
若借藏經案牘之暇時展一卷以自娱耳所葺詩賦文
稿類盛一大麗箱幾欲焚之以還造化結習未忘故不
能決足下竣事而北輕來雲門一遊乎吴中僅俞仲蔚

可談至須先駕也

又

歲中凡再附書足下恐竟作洪喬故事知尚未接吳中獄郎報乃有汀命汀差簡風物不下吳興于二尊人甘旨差辦第持手板見子相何以致辭世貞治青齊頗稱平探凡椎埋之徒往往來效麾下即小欲展卷而屬羽書至敵入犯令支以西家君之幾被鋒鏑者再焉雖以失利退天子猶鐫一官且秋警難測要人眈眈僕今在

數千里外日食飯噤不下生人之趣都復窮矣吴生浮沉計難自拔言及令人慨歎足下竟不為所寛我何以能免若老親得就田里僕雖捐脰穴胸無不瑜快者勉旃自愛憤懣抑塞不能成詩聊作數首附覽

又

自足下入閩後闊焉不聞問僅家人從燕中來者見足下人具起居之畧以此少慰耳閩凡苦倭寇足下郡雖小遠政不搔動即于鱗拂衣歸矣人言阿龍超阿龍故

自超也世貞以家居方履虎尾不敢遂及此令箕山之人奭見吾面皮青州稱小康刀筆之暇吐思益奇但欲作送徐汀州詩輒為它事所間不復成語竟不知何祥也足下朝覲時吾遣人至相約可繇德州取陸道抵泰安吾與于鱗候足下梁父旁因迎至青州為十日飲人生有幾毋更虛也別詩一章聊以當鼓掌之資不悉

又

初得足下書云小腹作痛不得行意甚憂之欲走一介

問訊未果而使者再至矣啓椷悲疾狀令人駭愕足下不貲之軀上奉太夫人下未有郎君柰何輕信人言服金石乃爾今雖已愈尤宜自保愛吾與足下既無柰世人何獨鬬此身在耳六詩俱入妙境乃是病令查滓盡去吾比以清明掃祭感愴之餘日為濁醪所驅都無復致勉爾酬塞不足存也巨筍芳蘭朱魚皆山房妙品一一領訖足下委頓後勤拳故人若此何以為報承許上已後枉駕兒推輩欣然擁篲日候問約之不止真可謂

通家矣寒舍傍誅茅構一小園取騷語名之曰離贅仲蔚為古體一章諸君亦有和者足下不可無作張氏新刻附覽近與一二僧往返甚精禪那多覽佛書法門中龍象也至亦須一見箸老無恙不向寄詩去何以寂寂餘不具

又

八月中始得足下長蘆信頗以地近為慰燕中冠盖能小及青眼否能不以詞客例相疾否野人無復世念所

不釋然者足下及明卿耳明卿不從吾吳往返亡由得其耗然似於仕路漸無意也僕近購得佛藏經已就隙地創一閣居之頗極水竹之勝家藏書三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蹟百之一老作蠹魚優游其間不死足矣實不願二三兄弟見憐也于鱗厄危疾想服食少過足下宜一規之亦望足下自以為規吾兩附書不達亦不得此子尺寸之牘豈鄭中人盡殷豫章耶吾黨各天僅賴此一段又錯迕若此真可恨也去人促書甚迫而坐有十

餘遠客才不及劉丹楊思極惘惘

又

九月中游陽羡諸山問之土人云從此而道長興八十里殊自悵恨不早為日以要足下也出洞磨復發抵家復大發委頓間有致除目者見足下山東之命不覺撫牀大喜吾黨固無所事此念足下免風塵中屈膝且令世路少洗俗態耳欲走一介相聞病不能遣乃辱手書慰存授以秘方及拜種種佳貺至夢游一事令元白無

色矣問使者知動履無恙唯蘭玉尚自杳然僕瘡若不可言醫云毒已散盡唯緩之俟其自平耳即不死來歲三月定邀足下洞庭之汎作驚濤拍天語必不虛也承寄佳章及近作無非妙境而贈沈明臣一歌尤偉此生何多幸耶僕所為三洞記足下試觀之入選體自謂不減康樂亦一印證否箬翁所願為執鞭者千古大事僕雖非其人敢不勉旃得足下所草行狀便是凌霄臺材木僕不若矣族兄東昌君碑陰記來促甚急幸即揮洒

附顧氏人來為妙蟲異編附覽毋多作業也目眵手戰不能多及亮之亮之

又

歲杪遇于鱗云子相髙朗多竒明卿切覈能蕞二家之勝者其足下乎雪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復善貧山田税益少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云為客作嶺外書人至七十函頭目岑岑竟夕胡自苦乃爾讀所送邑令文絶濃治董狐筆似不如是以子與才欲為

吾黨作國老其無奈薑桂不相入何于鱗惘惘業徵悔其行僕謂于鱗舒卷甚合古第以龍性不易馴耳不知龍故善屈也舍弟不免遂北少答諸公推轂意太湖三萬頃僕一人饒領之不以累二三子也政恐造物來妬人耳新歲已著稍進精神勁挺而時復有憂生之戚不審所以助甫書笑吳生翾婁遇鍛不知其鍛殆甚昔人有言仕宦不止車生耳鄙以邢曼客張長公念雖薄終不如柴桑君一决也汪伯玉見訪云欲與足下同汎太

湖僕許以秋仲恐足下兹時褰帷大國矣向托㹀凡金吾勑碑陰記昜期者數能終惒然乎寄于𩼐四章附覽

又

昨得足下書云悠悠之談頗有以我為不當出者于𩼐亦及之弟稍為隐耳嗟乎非二足下誰語者僕之不當出豈唯天下知之雖僕固知之𦉪者除目初下于𩼐飛書勸駕時僕方為誓山澤間足下故在吳閶與舍弟極駭僕以為不宜爾獨公瑕不强也足下寧忘之耶兹時

僕非敢介然自附長往之操亦非敢以誼為不當出獨反之此心謂先君子既負大禍僕胡顔尚托吏民之上被衣冠擁胥役與仕進之人同路且耳目變異遇觸私諱胡尾跋疐動多枳步一行攢眉便無舒日又以生平弄筆墨鼓唇吻不在人後今奈何復輕擲半殘之軀於好事少年之口而會所上疏辭見格造物者又聊蕭之不置公摋私移委曲慰勉老母見讁謂我不能問家人産數却已著傍徨失笑𣌭欷就道道得偕足下稍自寛

耳方與足下濟寧謁徐相公渠拳拳用某某事相慰勉
僕謂亡敢論望某即先君子詎作某叱也茲時雖北行
不携家所常翫習書卷亦無從者業以再疏上報可即
順流而南足下別兩日疏復報格愈益篤責之而治所
鄰西北邉當戍口十餘羽書簡書旁迕沓至既復自念
獨者骭草之會先君子誤不為臺瑣所憐而頼二三大
臣之見知旁採巷議以有今日不肖凡弟既拔之塗泥
之中安敢悻悻自好也且僕業以不敢忘私門乃遂敢

忘國予求之心不懌則竊放古事其不出者一王偉元耳偉元與嵇侍中同記遘司馬昭甘心時渠一路入固未定君臣分也蓋嵩為仇異日世蕃居之偉元安可出哉先帝既已僇嵩父子而主上復雪先君子究今僕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仇君也以故不得已暫扶曳之鎮今近兩月矣郡政簡可以日晏坐堂皇不移晷而決然僕未嘗不五鼓起坐也食味減家十之五酒益減十之八非大閲祭不御服色世謬以僕資久當遷當稍簡

吏事毋輕拂逆人乃僕日行隘理亭障簡練士卒視壘吏若仇不敢傳舍其官豈性好為此哉誠思一二有以報塞謂出為不徒者即挂冠耳子與試視僕豈嗜腐鼠者即一官亦何所榮僕且僕家居藉先大王父遺産足自老坐起萬卷左右金石丹鉛輔之時誦佛書逍遥峭蒨葱青間高舂而起間遇剥啄非載酒問奇即贄書乞言者養一二僮幹輸賦踐更不涉官府浩然諸豪傑齒頰之外豈不快哉小不買書及接江湖往來客歲杪積

少餘鎰以答慈念老人便忻然矣五日前草一乞歸公牘俟鮮嚴即達之兩臺更不得請小量移即卧家耳足下為待之

又

數承餉湘藤最後最佳知足下旦夕屬我體也秋氣滋峻不免篋笥然無異中心之藏耳武昌瑰奇之政當自越凡文人無行賴于鮮一吐氣文人無用須足下洗之不佞寄理吳興僅五月幸不為吏民所厭惡中豪而上

荆棘亦自不少水灾一事極意區處聊有次第月俸悉送官助賑不免資家庚矣近為臺檄入省猥用廵務相苦覺少妨吟嘯歸興欝浡足下過採與人之言而從臾我是欲我車生耳也日來不覯足下詩長江大别吞吐天地秀氣胸中久矣何時一發破我磊塊家弟亦不寄詩來乃寄詩足下即想近益有致足下言當不浮僕於詩格氣比舊似少減文小縱出入然差有真得以告足下大江而上自楚蜀以至中原山川莽蒼渾渾江左雅

秀郁郁詠歌描寫須各極其致吾輩篇什既富又須窮態極變光景長新序論奏劄亦微異傳誌務使旨恒達而氣恒貫時名易襲身後可念與足下共勉之時見邸報足下寂寂除目明卿婆娑瘴鄉于鱗小暢又以太夫人憂歸文章憎命似無復開濟理撫公頗憐後一月為處便歸襄事畢竟堅卧矣此生尚可得半完不爾必有悔也餘具别紙

又

數從除目求足下名不得令人悵然僕比者決意高枕

而乞休之疏復見寢閣且移文篤促良苦老母復感脾

疾幾委頓幸以其間精醫藥獲遂有瘳少用自慰耳擬

於來月下旬束裝而長臬者遷已盡雪鴻指爪又未知

竟落何地也僕鬢髮强半白右輔巳失其一老態漸出

不知足下比當何如耳明卿不免臺推縱復無它亦自

崎嶔可歎于鱗靰靰草土氣乃差得王也吾曹皆空青

丹砂而獨僕受氣濁世尚欲收為牛溲馬勃之用者徒

不滿大雅一笑陸初平千里投足下須僕書雖不得僕書足下故自倒屣也不至浮沉近耗而已虞翁奏議完否見惠一部却不妨為草序也吳中故人無它仲蔚移宅蓬蒿稍剪公瑕去為平津客矣

又

春時得張使君所致書儀旋有報書附送吏去不至浮沉否傳足下量移耗不一尚未見除目何耶金馬碧雞蒼山洱水之勝固盡入足下奚囊中長卿遊得無倦乎

行部多暇日訊牒省可計獲以閒治私掌珠之慶能一見慰使幽隱破故人生涕否不肖善病狀至秋良已兒子大者似堪箕裘其一跳地作虎子最小稚啼嬉有態閒日痴性發罄橐裝斥買書作蠹魚其間小祇園增一丘一島屋數椽異日為行藥偃曝之資野人不即死業已逾量矣哭于鱗百廿韵詩及奠章前當以得之復許為作墓碑尚未脫稿兒駒以其集來凡數十百萬言稍汰書牘之冗者付剞劂矣伯玉捐十金來為梓費且許

草一序足下亦有意乎吾曹二三兄弟獨于麟渠自萬古矣似不必避標榜嫌也此亦以于麟故增尺牘至六十卷搜括書史殆盡中多舍弟及吴中名士手刻畫頗精并所行喬莊簡公集附覽此公弘正時名臣也為先君子了國士一念耳秋氣漸涼南中尚暖唯為道自愛葛守故人投荒萬里足下有以慰存之破其寥寂也

又

昨歲慕得都下耗不勝憂以故走信雪中多危語當不

復為雅度嬈也僕自北行數日後病良已抵彭城而苦水阻改道從陸以三月望後入都門去國十九年人人見訝容鬢以為真蘇中郎北歸曰狀政復作衛洗馬憂人看殺耳馬曹事多寄之三僚日晏小坐輒告畢甚足藏拙但此官例若傳舍恐不能久為吾有也聖主勤學遂無千古元輔儼若神君僕故不免自没然小祇園泉石時時夢中與我矣足下書遂與明卿書同日至抑何神也書辭諄切字字肺腑無計出足下苦海弟此心不

敢不盡交游間獨伯玉差工耳肖甫已自不免末路難工轉自於邑欲作一詩奉酬來雅當於後日齋居事筆墨也詢使者云後房有夢蘭意得雄須報我自愛

又

前月得舍弟書云足下有信至以弟西出甚悵快不自意此役初無他乃是以資耳而尋端之士頗遂斷斷頼二三節槩長厚士持之耳聞伯玉乃不免當得中㫖留也僕不能出而再為知己所强聊應之耳今便輿晝婆

婺山城中侯南牀白簡處分畢懇上章乞歸矣今已五十前路足可知遂初之後事事勝作宦所慮非政府指不能置我於度外耳伯玉留當亦請告凡益孤奈何造物者頗汲汲我輩弟文士尚未脫陽九若登匡廬頂上有朗照而蒙氣下蔽所可恠也比間寂寂公署若深山中道院了得全稿詩賦文説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萬言只巵言諸録亦二十餘卷不作舊郛邑賦也此後却尋一簡易方六十不死徙入光明藏矣老蚌生珠比

復何似助長之與戒之戒之凡若正位臺察肯解組要弟尋盟湖山間以畢餘年者大勝事也曹子念南游意以專訪兄耳其次乃汎武夷啖荔枝若渠一歌出便可奪季狂五花箪也

答汪伯玉

不佞向者不得數數奉顔色然一再從友人壁間見公文心竊慕好以為世人方蠅襲廬陵南豐之遺不則亦江庚家殘瀋耳公獨厭去不顧顧為東西京言自僕業

操觚覩世所搆撰入班氏室者唯公而于鱗與不佞亦
竊幸同所嗜僕時時離去之又不堪鼇栗以此愧公乃
者復從顧聖少集讀公序則雅以詩道見屬僕自恠何
所得此於公也旣舍親王從事來致手教累紙惓惓之
懷往事所不敢述承慰存唯有飮泣噓欷而已居復自
念公方爲國家杖鉞萬里外拮据兵事日不暇給而僕
負大不韙跧伏閭井名姓足以掩人之耳其緒言殘帙
入人齒頰間且嗽而吐之公獨不然公眞所謂噓枯而

肉骨者不佞固心感高誼第秘之世將謂公多偏駁之好矣承欲傳子相集需僕序即二三凡弟後死不得與斯文以為公累子相没且不朽春時吳明卿書來先以是見托不佞不能辭子相才極高惜猶在汗血未竟崑崙之駁僕序大要據實評騭亡所假借寧少負子相不欲子相負古作者今明卿尚未上之幕府豈意有所未滿耶少年善窺人以吾曹過標榜明卿久當思吾言也德甫長者何所中萋斐迺爾海内交游摧折殆盡僅一

明卿碩果今托二天差足寄餘祿矣非公念及安敢爲此言閩絲拜嘉辱喻嗣致蠣黄食指當日動矣以此垂涎蜜荔勿怪野人得隴望蜀也南中氣候多異柱石之軀佐以繁錯幸自珍重

又

周泉州來致手書盈紙讀之欣然獨賞已出公海錯佐酒且噉且讀稱快耳家弟業操觚意不可一世士每至得公文與于鱗詩輒手至再三不釋曰此非人間人也

僕餘日無足送賴友于時從臾不至大寂莫久不聞朝事邇一聞之有足快夙心者此意端可為知已告耳宗生集行世皆公力也顧僕賤且負大譏於人度不足為此生重公能終靳一言弁之乎左太冲三都自佳必求玄晏叙者意殊可念也近越人吳仕來謁僕書干門下為徐汝寧所嬲不得已與之并致元人墨跡一卷計已達矣其人亡他長然不失稱長者公一見當自了緗素寫愁詩一幀并新刻薄物將遠意乞照入

又

人不可以無勢公乃能屈明卿雖然見公文終當北面耳

又

不佞之以書瀆記室者再矣其餘指往往為親故借名然亦貪公高誼冀獻其醜愽清燕一笑遂乞匠夫硜硜之執公不唯無鄙斁之乃重致意焉閩使婁發奇刻種種織文之羽側生之艷奪我啇目發我食指至讀書辭

婉縷恍若奉公顔色又似與子長孟堅酬往非復今人觀也公念不佞深推及家弟家弟翩翩雖不敢比於世作者差勝乃凡矣具服膺公文以為數百年無此物要自肥腸滿腦中發之非虚言也僊徐淪落宣瑜長逝吾黨數子復成鄴中天下文章非公一二主盟幾便茅塞勉旃自愛辱喻不忘敝帚公下襲魏守之武使僕得齒於濟南生何幸如之然僕僇民也有巨創在膏肓不顧為此以重累長者之德公誠不卒棄僕倘貢一言弁諸

首使僕子孫異日知藉重家塾焉死且不朽戚將軍真韓白也僕私心實重之曩王兵憲者嘗欲僕叙其紀效新書竊恐不當也公既有成言矣則僕安敢以固陋辭吴平大蠹一旦授首公與戚將軍社稷之寄莫三焉每覽右軍王畧帖千古若新何幸生耳其事間想閩嶠間戰地令我神爽蒲團小小工力飈去矣僕少間當竭其愚為歌若謡者以附於鐃歌鼓吹之末緣去人迫不及就亮之亮之捐貺佛像精甚便安養香閣中四部經是

妙諦三昧苦海餘生知公為我津梁矣然維摩經所説洒脱圓便不可思議楞伽是達磨老祖首授東土微與上乘公大善知識不惜餘梓成此法果何如何如舊有卮言六卷自謂藝圃雞肋偶有便手聊刻成帙然不敢多示人今奉備一夜之覽其痈斧削之公誠有意為玄晏乎僕之願也非所敢必也近體二章少酬來美兼有薄物布其區區廟路清夷旂常日懋清塵濁水餘復何言

又

宗人王司理者書來云每謁公輒娓娓口僕不置僕無味於姓名久矣乃獨辱公齒頰間公故長者得無為曹丘累乎僕自歔歲來入有俯仰出困酬應為兒童項領所窘不可言日者見托戚將軍紀效新書序從夢囈時得之不能佳聊以塞責公自文章家韓白戚亦兵事中班揚僕所偕慕幸不已諸耳有一佳士欲貢置左右四明沈子明臣與諸生有聲尋厭之頗能作先秦兩漢家

語長歌短章酒所慨慷十紙立盡而又任俠慕説古烈士大欲見李于鱗及公與僕耳僕戲謂見于鱗不立槁於太山松栢間乎盍足閫見汪公向者吳生道公禮遇狀至欲泣然吳生自感恩此子似急知已矣見自了之向辱損丈羽僕布素之軀不知所裁此後勿更勞筐篚惟饒口難屬厭耳一笑

又

昨沈山人嘉則行為作一書固其人差有材氣不負舉

然亦貪入賊姓名公目中忘其數數耳乃公前已損傳食急郵訪我海上公方南逐敵拮据兵事於故人書辭委致乃爾昔諸葛公羽服素車治軍渭南每牘教出所慰撫人人自得司馬宣王歎其名士公毋論類之至於損下名勢敷布衣之悃熲借薄技閑藝文之塞即古無二矣公勤勤欲薦不朽於僕甚大感心僕能不色飛所以逡巡再卻者先德尚泯泯僕雖生未脫曹蜍李志耳然明卿處得僕詩實少僕詩文舊稿五十餘卷近稿可

八卷中閒騷賦樂府自許一班雜體小詞亦頗鷄肋公袞衣内召過我吳門僕馬能竟閲之不求斧削於般倕也戚將軍用兵僕私心實向慕以故承公命輒遂為序今猶在沈生所倘有可已姑為隱之何如公拔明卿於齒吻間使有餘肉明卿楚士當内感入骨矣僕詩所謂江東步兵席上司馬一狂一醉非公孰能憐者古人急知已誠然哉維摩經檢得一部奉上亦不能大佳乃叱之藏中差有註耳似可付剞劂僕偶有觴語附貢左右

壬戌以前士大夫不居間壬戌以後士大夫不講學乃
真士也得禅理者不諱禅名冠儒名者務實儒行乃真
學也公覽之不一笑粲否知有留府之灾前往鄙言賴
祝融藏拙公復以精綾紫緗續之得無添蛇足乎又一
卷稗官家物也其置之酒瓻乃見愛耳暑動計南土稍
酷唯為天下自重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汪伯玉

閩事棘國家急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力略定閩不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頼廟計差定耳公所謂獨孤

猶鏡磨之益瑩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揺羊角九萬益上第臺諫類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僕擬汎一棹從公為緑野之客傾吐揮霍使千古色動因謁齊雲登黄山而歸大역快愈老母不能遠出行復自笑造物者當忌此舉動吾曹不利人乃累公耶昨偶見一友人云公能轟飲至數斗不亂與公同年近十載始得公文又十載始得公酒可為晩合然至於命樽罍呼盧握槊分籌鬬白又未卜何日也語及吏益怊悵耳沈生自是湖海氣

有足當尊意者吳郎妬除目躑躅武夷建溪間竟不知作何狀也彼騄失公如奪乳兒恐難自生活矣公久拮据兵事歸奉年伯老先生顏色當益驩第聞百口多負責公又垂橐得無虞共養耶二詩欲抒鄙素遂略忌諱外具真野人之敬希鑒入為荷

又

公別後亡何而上書人歸書寢弗下宰公者貽札數百言責僕以大義謂當出相公言則少而辭加峻已又屬

鄉人郭吏部坐一介吾家謂不出何以復宰公命時僕尚未脫布帽鹿裘枕維摩楞嚴而卧室人娓娓交譎矣固强弗應乃竊聞老母為損乜著曰吾何以供而之食客也又弗應則又曰而不念而父之事未竟也而拂造物者夫造物者造而又而拂之以自完則可吾何賴於後不獲已乃姑為若出者因李狂往附數行以報公然匆匆未悉也至京口輒又復上書乞歸而撫臺以秋期來檄又不獲已移舟至彭城待命時有邸報相公厭政

事還里僕竊自喜庶幾其遂余私乎所上書人再歸而書再寢如故也盖宰公之言加峻云又不獲已而往之魏令稍量移也且一載而僕僕不休意若甘禄食者盖春時復上書上書人遇盜幾殞委損返欲復上書則見以為矯而飾情或謂躁不安其官上之臺臺輒格謂幸壯無害奈何亟拜亟返乎以故噤弗敢請而先大夫之事得之於臺者乃不得於省曰胥後命然則不佞之出竟何賴為追憶舟中領公見誨語有味乎其言之也春

時相公謂僕吾所以欲起若者非為若也宰公亦不必以吾故知若今恐不然矣跡其語令似少驗嗟夫世固不能知僕而乃欲强僕之所不欲得者而予之僕又安其所不欲得而忘其所不可公以予非夫哉四月蒞浙藩謂公當以例出西湖之上却掃飛來峯以待而不聞問當是細君見憐矣昨覩邸報旌閫功旦夕壐書開府之名天下以文人業操觚不曉事無益安危之數一贅疣耳非公出不能大洗之僕當歸為公代理烟霞之業

玆專急足布此以候起居且有薄䞿幷希鑒亮

又

昨不腆尺素以授曳裾者計當達臺下矣山中傳入樞府之命不任踴躍蒲州公得明公何異稚圭得永叔也今五單于面内南粤授首而明公從容運籌其間且以餘力發爲鐃歌鼓吹揚詡昭代之盛如椽大筆縱横燕然山石上固千載一時也不肖兔褏先事方循俗傳謝卒卒無可道近從仲蔚所從臾之將束裝而以明公報

不成行贄賸俱返烏鵲繞樹作依依可憐色幸小有以慰謝之公瑕意似猶豫已為力請或可取陸而南也于鱗全集更半月可完計三十卷公所許序急付來吳明卿想暫歸里亦煩為督一序殷相公誌銘與不肖所草傳頗及評隲故不復贅嘉則在小山朱邸間仰仗不淺季狂落拓兩賢無乃相扼耶即二甫亦須攝國者加意耳薄懷縷縷非毫素可悉唯加飡自愛

又

不佞昨以一价馳不腆之幣於門下虞其愞不任行役且長風大濤未審得自達戟門大纛下否審明公從舟行吳閶之傍不嫌嗣宗服尚能以青眼佐綠醽也肖甫中丞時過亦或可共周旋楚史事諸公皆廻車然魏順甫之恩明公甚於衣食之也此君治濟南有仁明稱無論其沾沾御李所坐祇以公事左當路文致它譴然非應大黜典明公一或拂拭之道傍之苦得遂飣㢟其為吾黨生氣何如耶俗冗卒卒非子墨所罄南溯江雲不

任馳情

又

蒼頭歸則以使者偕至啟緘而尺一之牘後先者再焉六月為期期之吳閶今及秋矣能不神與先馳於檇李越來間也所示諸集丁戊之際獲一與寓目焉乃今選益精驪珠滿握靡不照乘詎宜必用七寸式作取舍耶獨集中三四齒不伎欲增重嫫母之賈使後世不見軒鼻結喉狀獲比肩夷施良汗愧耳于鱗集已完凡三十

卷今附上鄙意欲得公序者公於世文章獨執牛耳不腆敝賦寔奉盤血以從而世眼齗齗謂此子文多詰曲聱牙語即一二稍習太史氏者我太史氏無是也不知于鱗法多自左丘子長韓非呂覽淮南固未盡習也公能忍于鱗忍不開天下後世覺乎集已行須急就付梓為懇公之來竊有請也倘遂取陸而北不佞不能作長安書敢遽有請也張相公知我且慰存我高相公遂不見擯大司馬休休感恩則有之燕閒能徼一言之惠以謝

乎至不肖近跡頗治泉石臺榭花木之類益闢搆法書名畫金石古文不惜解衣質買匪惟寛身且用自汚耳以公寵靈我而不即溝壑也日操七寸之觚以從忻然終其身矣諸處士不受徵竟拜朱邸之賜無乃過乎然貧士易為德耳魏使君任楚史極佳筆力小窘須成後出郢斤裁之夏熱頗輕為道自愛

又

公所命材官至拜大教兵事欵掌不忘鄙末雕虫之技

俾效祝太翁太夫人惟是鄙末得以微技為太翁太夫
人役則大幸也前黃舍人已徵言矣所以不敢辭者不
佞才有既而一念未既也重錦盈篚北味充橐觧衣推
食足深國士之感謹拜大貺天子雖幼冲而聖睿夙成
委寄賢喆此千古一時也明公表裏夾輔王室區區流
言何足介懐不肖行就禫矣蒙示江陵相公頗見許以
為樂龍中物幽谷之卉誰能自芬頼公吹嘘欲寘之裀
褥耳亡論草土餘生未忍言出即此身尚在喉吻間焉

能再辱耶不然時清若此且有一二大老知巳少負識
線之長者誰不欲自見哉子與因學憲顧逼試日婆娑
行卷中不如仍舊貫得早推遷足矣明卿除目應亦須
試後公憐才求雋至念故不當求之今人也近游太湖
得一記及諸詩不辭續貂之誚聊以附覽廵邏之暇必
有篇什幷所規畫大計幸賜指迷萬荷

又

春時賴我公之庇以有此官嘗走一价候起居而是時

節鉞尚在玄苑湞水傍以故不得奉大教為歉楚之役實相公用雕蟲之技知我而留我於周南也生平惡愽士弟子業往在晉時偶一弄筆所謂老翁效兒戲耳豈謂其好之而又饒習之耶御史雖不以恒時面孔相徇然反覩杯棬之狀衰鬢種種亦自厭怪矣往者身固困毀譽閒而尚厖幾鉛刀之割以少吐文士氣而今已矣嘿嘿不自得托之酒酒復易醉小詩擬作適詩亦避去唯泚筆理案牘顛衣倒裳以趨臺期耳相公佐天子千

古盛際我公從容陪議朝野熙樂使一野人少伸其重於不爭之地亦何所不可即埸事畢當以不任請骸骨幸為從臾之少遲則論因上計相逼矣適魏順甫氏以志吿成而何氏亦以志來也閒閱之毋論何氏即順甫可稱具草耳鄙意欲鄭致公為加裁削而時以質於相公何如

又

昨有一啟附我公毋匆匆中不知作何語也今已辭臺買

舟而東稍尋社中兒與稚子輩開觴酒為卒歲計耳來教云相公甚急不佞唯相公所為辭亦美弟昔人有三不可知之説即蒲州公一證也且令召起累累若項王軍中聞四面歌時態安能策蹇並馳即公至云復有後命此自愛我深耳即入計斥幽之惴惴而敢它望乎弟不佞故吳中布衣歸不難耳辱喻及舍弟傳相公欲為兩制擇人所見後進唯夷陵守袁昌祚佳耳其人長者於文氣調甚古而暢又能取辦倉卒次則南兵部郎管

志道也魏順甫清脩介峻已推轂臺使者張助甫千里才也用之邉地便當脫穎此皆相公藥籠中物能從容一薦之否公欲梓敝帚長安邸中且許有珠玉之導甚厚感心弟令人駭謂此嶺外客何縁走簏箱長安不以為伴朱提來亦且見而唾矣幸緩之即死亦當以不朽累執事也

又

自宋世人主假色臺諫至其勢重而不可返不勝不止

當其重時其所鷙擊轂搩若張湯杜周之治獄雖賢者
而有所不免及其狼狽更以其口為權臣之凥而掊君
子公試讀永叔子瞻輩白簡語能一人不受察者乎乃
至元祐朝宣仁尚在扆而劉元城至即與二呂范忠宣
凡六疏擊歐陽甚而六稱程正叔為五鬼其人俱皆賢
者此何也以在公令日何異也

宗子相

三君祖道握手涕零遂不能復奉顏色愈愴然矣舟中

拜長歌之賜吏取十絶讀之色驕行者亡論萬鎰伐鼓揚舲於柳色蒹葭中網鮮傾醇其樂何限第念豪傑海内能幾半載之内去者茂秦公實併僕為三子與復有分司之牽于鱗倘遂褰帷之請足下能不落莫耶上下百千年南北萬里得之有神失之豈偶足下幸自愛勿遂為世網困也僕之一身麤可自了唯坐家君羈旅之跡見抜主上忌者必欲置之危地巢卵私憂誠所不釋耳卷素汚託附上幸麾置之

又

過淮不能待足下留詩傳吏及再附書浮沉得無達否
歸後事小撥搆一樓扁曰萬卷擬了此春夏島寇暴發
倉卒奉老母避兵吳中洶洶越中，誓恨身不能兩耳期促
又北首裝念足下抱膝吟時也何乃天壤哉于鱗竟以
郡出明卿昨乞假去後幾時交游眼底落落星散可怪
也眇君子竟不為我和五子詩昨聞在王國中多從俠
少倡家游晚節柳三變何為也不憶一旦叛去爾爾尋

于鱗移文責之足下行時三君尚擬送僕例前有寄示者別來亦有見懷一篇否七月望可抵廣陵能輕舟見過劇談適夕深所願耳且僕不訪足下令足下出視僕可笑也

又

久不得問昨遂成二詩及草一啓奉候遲回去人未發把扇欲揮舊隸即至二札中語愴然心折稍讀諸篇格律清峻意味雋永誠是當家海內神交若此奇矣元白

慈恩院遊相寄大是一段佳事我輩乃足當之來教謂
茂秦云云弟意亦復爾幾欲削去五子之一冀其不遠復
也何如于鱗順德亦可若蕭望之用經術為九卿而以
試吏故守右扶風藉令一學掾便足榮于鱗何淺淺也
公實留别詩為人所梓政不必作此態弟苦干戈叢中
走出舊恩荒落昨偶成一文幾作龍城公語悵然久之
非凡不敢以告也

又

毘陵道中得使者書知為期遲我湖濆便宛然對足下也幸北上期小緩可遂得遲延凡縱不見召弟能忘於心乎蓮花池邉必着我雙屐矣明日可度江抵揚州須五日洎吏二日抵凡欲作一段胸中語苦碌碌久從吳下諸君未易擺脱耳今歲賊冦我地焚掠不可言倉皇奉老母避郡始從父老操戈自衛幸不犯田廬無恙史籍所記亂離之狀身必見之向語多難無朝野乃成識可笑使者云兄為我夕起食停匕數四此骨肉交也

俄當面未盡所言强飯自愛

又

書來念我殊至唯有揮淚耳酒間見答一章慷慨高咏清霜晝飛即僕不死而二三君子健飲無恙天地未大窮也訊牘計將畢後五日可遂東抵盧龍蹋蹋無足談者吾以漆園擬吴生以湘纍視足下以腐令當于鱗以盲史肩子與日自相下上耳不能鬱鬱久作使者態也長安諸貴人横弄風雨即盡逐我輩相苦耶苦我輩者

如人之苦飛鳥鎩而絛束之無奈耳逐之廣莫之墟乃所以相樂也足下無害

又

掐提惋別無復晤理乃更有白雲之遊也足下所携苦太多恨醉昏然便旦耳炊飯畢就道跬步葉海河閒櫝山積旬日了之即寢溲是物于鱗相閧計太欲得僕然道出中山須烹葵之月可顛倒邪使君嘗耳頃閧政府此人云吾老不分見輕薄少年吾去之略盡獨竟餘王

某也家君頗鬱鬱書來誚僕何狀作何策免余謂所坐非墨汚敗隳宗緒即不以施市人而詘朝士之籍者請十歲盡人間書十歲盡人間游屐從南嶽還道鈐岡絮酒知已之酹彼豈其惡余哉足下自愛彼視而當門蘭也徐生盈卷相寄大自意氣中不無裁割故具弱耳去人需送行一律四絕宿觀中諸篇毋令徒手返也

又

齋疏人還得足下書知近獲佳麗良慰暑可無慮消渴

否細君亾何所道足下過選部不大煩若耶某遂復完恒鎮牘句後可遂握手于鱗矣足下要我作觀中詩而負之又負我一律四絶何也豈羊腸世途頓爾戒吟耶將為殿脚女戀戀無暇筆硯耳古體政佳可别作之勿背舊約也外短歌一章以當抵掌不盡所言

又

某以三日治邢獄畢則過于鱗齋中矣牽生鹿手刺殺出蔡姬酒薦血腸作熱洛河飲噉醉飽分十二體悉賦

之御風雨登郡樓歌兩欲决漳河灌襄國也然無日乃不忿予相作長安貴人耳及洺而疏吏廻得書知起居扃頭諸篇伉爽貴倨坐大行雲表萬象下伏竒哉子與明卿大寥闊不知作何面孔鄉人也老謝追余於魏城其意求田問舍耳某無以藉手奈何盧柟覺稍恭猤可談郡王丞羅倅佳士也意麟鳳我輩不以使者折節明當發舟汎河而北三輔疏畢上矣勉旃自愛無多言

又

昨得書知足下已轉勲部甚慰世貞則日侍家君談業海中態令人憮然不早引謝戀戀至此寧免周子南之趄咻已裂兩中裹作矜褶矣足下知吳中添一健兒耶伯承亦遂飛鳥依人吳峻伯通時眼孔作何許彼能識于鱗與僕故非時人耳幸與進之

又

讀足下寶劒篇覺三尺鐵從風胡治中來即袖而彈之天門劃然中開東海泱泱乎大風矣寶劒取其斷決腰

帶勉以禔身神羊利用觸邪敢不敬拜早夜韋弦之佩以嘉承君之大既抑世貞有言嚮者吾與足下僇力撟志寔左右濟南以啓不朽麟鳳之喻中心藏之雖謝生中叛梁亦奄化而武昌跳踉闌入盟所一時彬彬自謂無讓西京之盛何期河嶽東徙貝錦滔天輦上君子眈眈虎視獨足下翺翔乎天府李尚衣衿乎闕內差未短氣耳今武昌手板豫章長興刀筆江左僕復袴褶戎馬之域今萬世後謂為何時然吾與長興猶足蝸涎自濡

吴生仰面看人奔走僚幕緑衫豎子猶得作先輩眼孔向之其窮甚矣足下即自唯日所遊從諸君得此人一舌底語否足下勉旃無忘夙褁幸甚幸甚峻伯虚懷甚難上東門便可同出所喻欲令歌百花洲或大江以别足下此故懷也弟神氣已見大丕而索耳

又

潞河揮涕作别足下書竟不知何語舁行氷雪中皮面剥裂殆如多年木居士以立春日抵省栝棬腰脊苦痛

不可道盖未及謁撫臺而募兵之檄下矣三千卒不難致調發無已為之奈何青州大盜俠處處皆是探丸殺吏以為酒杯間作劇見兵無一可用者積隳之後所謂馬如羖羊矛如鋏錐耳而以雄聞天下豈不羞哉礦脉巳微細官所負徒工價甚多睊睊胥讒矣而側聞内意未巳當事者遂不聽輿人之誦乎僕夜雖寤寐間猶詭危且竭區區圖之不濟數也生死人間小事恨不得開卷不分足下諸君跋扈過濟南升于鱗堂因以謁太夫

人于鱗徑携蔡去無賴哉明卿消息若何獨者吾悲之乃不知世貞更大苦海也如念吳峻伯者可戒之令勿出

又

昨除目從鄴來子相已遂離政府出治閩武夷天姥便自氣象丈夫足跡何可只踏長安城耶二三君子拊掌拍腹要自娛快耳計足下便道還上尊公壽以何時抵任嫂逵次安穩否世貞本末無所復言爾時漏網計足

下力也佛法衆生得殺為觧脱亦是薄障未滿故青州土猾大盜以觧散讀書濯園眄用自娱而北使至則敵十萬騎闌入遼西家君冐鋒鏑逐出塞僅破一障耳而所鹵斬頗亦相當竟坐鐫一官羽檄日上邉吏益輕每念及肝膽齕𪖙進退之間宇宙如東奈何奈何子與守汀亦吾儕餘意也審此吳生必無復起理足下乃得踞見子與故當耳于鱗貽余文又四詩鏗鏗也世貞每讀吾輩文不能已昔賢覽鏡之泣此何以全於世哉一兩

日前成贈足下歌行頗怪偉使令日得信後不復就矣薄物非敢云賀聊見千里亮之

又

念昨歲得子相報書不相聞者五改火矣所懷計同之也邸中流言鳥冠數躪闒諸逗撓當從坐者甚衆乃子相與馬以子相才佐省事百不發一靡然就辦慮未悉汀守治狀冄于鱗日言歸竟歸矣每苦趨省若就逮令以于鱗故扶輿入恨不須臾至也彼偃蹇稱病不任客

三徑蓬蒿矣而獨要吾為十日布衣飲徐左參許相國數得止坐隅焉子相胡不約汀守走一信相聞也于鱗歸而僕留子相坐上子與受事明卿薄謫吾黨信無所不有哉張助甫一札麟鳳吾輩至矣第未見其詩其書遂不減二三子信奇人也青州戎莽株㧞歲復就捻卒無能以漢法中我然長卿故倦游且歸矣勉旃加飯自愛

又

走萬里使裹半歲糧相訪故人意乃爾第椷題以七月發兩改火矣則所為君處南海不佞處北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故七言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不止也吾黨信難為遠哉足下滯閩即閩多冠警矣廼欲以萬户侯遺足下乘長風破巨浪劍客巽前技擊衞後視被髮燕市中時勝不也所喻曾參軍者尚未至毋多募齊兵徒自苦耳不佞甚熟之稍一二豪俠不易出為縣官用出即探九殺人發塚亡命名挂獄吏牘者計以僥倖自贖勝

來受事不勝輒鳥獸散日者乍浦之役君子六千人一夜無跡且所至好剽略陸慱跕屣鳴琴未便以平法治也江淮間不借閩兵乎閩又胡以乏告借他兵為也足下書決然挂冠不佞一詩庶幾有味其言世貞幸漏熙籍獨明卿再貶不知所坐是不欲此子在人間耳明卿哉明卿哉于鱗杜門如昨徐大夫憂歸矣吾二人苦海中兩葉舟何所問遂後會未期努力強飯

又

友人浮槃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鳴雞絕袂不謂今者遂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摧磔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鄴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筴宛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涔涔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而遺藻煜發英聲踔踸僕遘禍厲毛衘宛剌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蹈冥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軌未岐

抑塞之衆尚可暴也向僕隸與鳩子相後至稱僚案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裘羸馬甘其俛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敝帚恍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射鰥居之操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麽詖側之士謬意傅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庇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去既戾厥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為奇

貨賣之嗜者簧鼓牙舌指擿譁忌予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浸徑沿尊人沬血迴腸方寸蠆螫欲逝不可在生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且休沐之夜率相過從擊鮮釀醇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眉談究古襃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汙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閟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僂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毋

論子相慎容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没荆棘為于垣累乎且為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姤愚者猒弱者獻讒力者出挑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已疎易親賤偷貴少加長增教益惰遺落富勢肮疎寒暄親暱麴蘗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蟣蠓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皷脣頰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宄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為文哭竹書姓名人以儕

動大臣令甘心我記其人自陷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遊好腊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朝即卮𦈢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也令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為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

誤録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多籍康嗜酢之癖而
負倔斗抗名之敎間懐傅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
人忽被非常之命洊治兵草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川陸
武山嶽揺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唉蠟第令太宰御史
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
變白為黒迅霆之濫擊埶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
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
冀日月之廻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於生

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任世間不記單閼之歲酉卯中語耳子相謂僕夜夢黄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歎惋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為能死余耶即使啻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讐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醲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夫人當得報投井

幾絶救之乃觧子相寧能恝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
痛哉吾為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
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
以萩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邘溝之隂捜所著書籍汰
次具事與于鱗序而傳之朓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
之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
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靦顏而枝辭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九